

# 百年人間佛教之重要教訓

鄧子美\*

## 摘要：

回顧百年人間佛教歷程，從來批評、謾罵、攻擊不絕；引發有些人不滿的原因複雜，最主要的有兩條：一如太虛所說佛教的革新有損他們的「名位」，二如印順所說出於思想分歧。根據不同原因，應取不同對待的態度，但是如已不再屬於正常的不同意見討論，那就應該吸取歷史教訓：不必與其爭，應將此作為激發凡主張、擁護人間佛教者的「逆增長緣」，不但自身更努力，也樂見不同佛教宗派發揚自身宗風的努力，取得更大成就！因為人間佛教雖已雄踞引領兩岸佛教的主流地位，卻非居於佛教各宗派之外的特殊教派。

**關鍵詞：**人間佛教史、太虛、印順、區別對待

---

\* 江南大學宗教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 An Important Lesson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he Past Century

Deng, Zi-mei \*

### ABSTRACT: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he past century, there have been always with criticism, abuse, and language attack. The causes are very complex why some people are dissatisfied with Humanistic Buddhism, two of which are the main reasons: One reason is as Master Tai-xu has said that Buddhism innovation would damage the “reputation” of the old ones. The second reason is the thought difference as Master Yin-shun sai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it should be taken different attitude to treat. If it is beyond the discussion of normal diverse opinions, historical lessons should be accepted to stop arguing. While as the same time, Humanistic Buddhism should stimulate itself to develop new ideas, and take the opposite voices as an “inverse growth chance”. Humanistic Buddhism should not only work up, but also to absorb different Buddhist sects in order to make greater achievements! This is because Humanistic Buddhism although has a leader position i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of China, it is not a special sect outside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sects.

**Keywords:** the histor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Master Tai-xu, Master Yin-shun, different treatments

---

\* Professor, Institution of Sociology of Religion, Jiangnan University

「人間佛教」從其醞釀誕生起，已逾百年。公開場合中，佛教界內外對其之批判乃至謾罵、進行人身恐嚇、傷害等等；暗黑之下，有人散佈傳言，有人用下三濫手段無中生有的污蔑、潑髒水，嫁禍於人，挑撥利用不明真相的人們當他們的「箭」，陰險地向當局告發「為匪」，企圖「借刀殺人」等等，從來沒停止過，將來也不會停止。所有這些，人間佛教擁護者該如何去對待？

去年是印順導師誕生一百一十周年，今年是太虛大師圓寂七十周年，該到回顧總結的時候了。因為在太虛圓寂前，這些攻擊往往集中地用矛頭對著太虛個人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太虛圓寂後，又以矛頭對著印順個人的形式表現出來。本文力圖將佛教界內外正常的不同意見表達<sup>1</sup>與

---

<sup>1</sup> 典範案例如由太虛引入佛門，但又不贊成人間佛教主張的朱鏡宙(1889-1985)，字鐸民，晚號雁蕩白衣，又號雁蕩老人；法名寬鏡，號佛顯，浙江樂清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退伍後在杭州主辦《天鐘報》，撰文報國，為章太炎所賞識，許以三女章展。1920年，他任中國銀行經濟調查室南洋經濟特派員起，改行財稅職業。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奉命入蜀任川康區稅務局局長，廢除撥款，改屯於民，免除茶煙苛雜，整理稅收，頗有政績。他早在福建中國銀行時，曾一度信奉耶穌教。但由於岳父章太炎的影響，使他開始接觸佛學。早在1918年，章太炎就支持太虛創立覺社這一佛學團體與文化機構，後多所往還，並手書贈太虛詩「性空彼此無差別，力大乾坤可跼跼」，可見其十分推重太虛。因而朱鏡宙也早有參訪太虛之意，「1935年，(太虛)師駐錫廬山大林寺，餘嘗以事入山，因得不時見。抗戰軍興，避地西蜀，過從益密。」(朱鏡宙，〈我對太虛大師的新認識〉，《詠莪堂文錄》。此年當有誤，據太虛之日記，系1934年。)因受太虛影響，他也認為佛教應改革，主張從整理經文入手，同時對出家加以適當限制，寺產推舉組織保管委員會管理，每寺應分別組織講道、修道兩院。(朱鏡宙，〈與友人論改革佛教書〉，《海潮音》第20卷12號，1939年。)從這一主張中，可明顯看出有搬用基督教傳教修道模式的痕跡。1940年底，他因身體虛弱，「某日，謁師於重慶長安寺，欲得《心經》

攻擊性言論、行為作一區隔，由於篇幅所限，比較明確的正常的不同見解爭議在此皆從略。雖然嚴格地區分並不太容易，但某些人的攻擊，不但對太虛、印順在佛教史上的卓越地位與思想光輝絲毫無損，倒是他們之歷史性榮耀。

## 一、百年人間佛教「被罵史」之簡要回顧

早在 1912-1913 年，太虛與仁山公開發動了著名的「金山改革」，可是在鎮江金山寺青權長老唆使下，霜亭法師率領不明真相的幾十個工友，卻在黑夜裡打進太虛、仁山新成立的佛教協進會會所，將仁山等打成重傷。進而，太虛提出了其佛教革新綱領即教制革命、教產革命、教理革命，其中特別是教理革命，就是主張剔除傳統教義中的迷信成份，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探討，佛教應注重研究宇宙特別是現實人生的真相，應有適應現代社會思潮的新形態。這是人間佛教理念的先聲。當時上海《佛學叢報》主編濮一乘撰文說：佛教革命之名詞發現未久，實為妄人之邪說，而太虛未免肆無忌憚。濮一乘認為，在太虛提出的三大革命中，唯有財產問題，尚有討論餘地；但因牽涉極廣，恐怕也不是一時半會可以解決的問題。至於教制革命，不僅毫無理由可言，在邏輯上也根本不通。若教理革命，除非提婆達多的魔說從地獄複起不可。這是萌芽中的人間佛教首次遭遇的暴力攻擊與口誅筆伐。

---

以壓邪，師舉《金剛經合刊本》以贈，歸而讀之，月餘稍通利，竟致掩卷流涕。我之出耶入佛自此始，而大師實我唯一接引菩薩也。」（朱鏡宙，〈我對太虛大師的新認識〉）他從此棄耶歸佛，後至南華寺皈依並隨侍虛雲老和尚，穿圓領衣，與僧眾同勞，頗有得益。可見，朱鏡宙對太虛提倡人間佛教不以為然，而太虛也並不以此為忤。顯然，太虛對待正常的不同見解的原則是求同存異。

1931-1934年，由於日本侵華，太虛原來對日本佛教以聯絡為主的態度也不得不發生根本轉變。他呼籲日本、朝鮮以及被佔領的台灣四千萬佛教徒，秉承佛菩薩精神，起來廢黜統治他們的軍閥，制止戰爭。太虛還在上海永生廣播電台播講〈佛教與護國〉，這是佛教利用電子傳媒的早期嘗試之一。同時鼓勵他的青年信徒組織「青年佛教護國團」，或募捐、或從軍救護等。1934年5月，有人故意散佈傳言，說太虛將率中國佛教代表團參加在日本舉行的「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會」。國內輿論譁然。該會議確含日本佛教界某些人配合軍國主義獨霸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野心而精心策劃的文化心理試探之意，故在安排席次上把偽滿洲國所謂佛教代表列入，企圖使與會者無意中承認日本傀儡政權。留日學僧墨禪沒有深入瞭解，就貿然約請國內佛教徒參加。日本某些僧人更是積極活動，企圖誘使中國佛教徒上鉤。由於墨禪當年曾是太虛在閩院時的學生，所以流言始而傳說「太虛之徒」，後來便有意渲染太虛「漢奸」嫌疑。太虛始而發表〈論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會〉予以澄清，而後赴重慶重組了中國佛教會駐渝辦事處，特別是領導著中國佛學會，成為團結佛教界擁護國民政府抗戰的中流砥柱。在1939-1940年，更是領銜「佛教訪問團」出訪緬甸、印度、斯里蘭卡、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各國，聯絡各國佛教徒保家衛國，不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作出了佛教應有貢獻，還為「世界佛教友誼會」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為人間佛教理念在東南亞傳佈散下種子，慈航法師繼之，當海峽兩岸都處於內戰與佛教被政治操弄的黑暗時期，人間佛教旗幟依然在那兒高高飄揚。

1946年，太虛本人參加了預定於1946年11月召開的「國民大會」代表的競選活動。然而國民黨政府操控的選舉近乎騙局。太虛雖經當時中國天主教主教于斌的提名作為宗教界代表，卻被國民黨要人陳立夫從候選人名單上劃去。久已在旁等著看笑話的個別佛教界人士以及主張廟

產興學的變種們頓時興高采烈，「交際和尚」、「出風頭和尚」、「政治和尚」的帽子一頂頂向太虛飛來，有的甚至引經據典要求太虛還俗。這類人身攻擊激起了佛教界有識之士的憤慨，趙樸初挺身而出，義正詞嚴：「今日中國的佛教，是沒有人權可言的。以一個沒有人權保障的佛教，而要求它擔當起宏法利生，護國濟民的事業，這是戲論。所謂『自度度他』，必須從當前迫害欺侮下，自己度脫出來，才能度脫眾生。因此，當前佛教人民的任務，應當是為佛教的人權而奮鬥。太虛大師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的辦佛學院，辦佛教會，整理僧伽制度，倡導人生佛教，乃至最後有意參政，無非是為了這個目的。」<sup>2</sup>社會上有良知的人們也向太虛伸出援手，文學家盧冀野說，太虛大師畢竟是禪門的豪傑，他要建立新佛教，要使世人對佛教改變觀念……他爭政權，而放棄治權。他要爭國民代表，僧人難道就不是中國的國民嗎？的確，佛教要在世間生存，就與政治脫不了干係，而且非得適當參與，才能維護佛教正當權益，避免近代反復出現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一幕幕悲劇在當代重演。無獨有偶，星雲大師也被戴上過「政治和尚」的帽子，他的最近回憶說：在 1950 年代「佛教（內部暗下的）各種對我不好的批評、不好的名稱，紛至沓來，說：『星雲是一個佛教的破壞分子』，『星雲是佛教的魔王』，『星雲的歌詠隊，要把佛教唱（到）了滅亡』云的……。」<sup>3</sup>

太虛大師在 1947 年圓寂後，印順導師個人就成為形形色色的人間佛教反對者集中「批判」「箭靶」。早在 1953-1954 年，導師回憶說：那時「在表面上，文字上，大陸來台的法師居士們，幾乎是一致的痛惡圓

<sup>2</sup> 文傑，〈太虛大師在重慶〉，《寧波佛教》1995 年第 4 期。

<sup>3</sup> 釋星雲，《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年），頁 253。

明。<sup>4</sup>但在口頭宣傳上，部分人（攻擊我的核心人物）卻另有一套。傳說，不斷的傳說，傳說得似乎千真萬確，圓明不是要大家向印順學習嗎？傳說是：圓明的敢於發表文章，是受到印順支持的。進一步說，那篇文章是印順修改的；那一篇是印順所寫而由圓明出名的。甚至說：《覺生》的編輯部，實際是在新竹的福嚴精舍。無邊的口頭宣傳，從台北到台中，到處流行。這麼一來，圓明的一切，都應由我來承擔責任。『邪知邪見』、『破壞佛法』、『反對大乘』、『魔王』……這一類詞彙，都堆集到我的身上了。」<sup>5</sup>甚至，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一期「內部」通訊刊物，發出這麼一則通告：（大意是）據報：印順所著《佛法概論》，內容歪曲佛教意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這當然是佛教同人而又是國民黨黨員者，將印順所著《佛法概論》，向黨方或保安司令部密報，指為隱含共匪宣傳而引起的。其時「中佛會」吳秘書長就去見會長章嘉大師，認為中佛會應該要有所表示。章嘉大師是一向信任李子寬的，所以要他與子寬協商。那時，維護人間佛教的太虛俗家子弟李子寬只是中佛會的普通理事，秘書長沒有向他徵求意見的必要。就立刻以中佛會（民國四十三年中佛秘總字第一號）名義，電台灣省分會、各縣市支會、各佛教團體會員、佛學講習會等，「希一致協助取締（《佛法概論》），勿予流通傳播」，並以副本分送「內政部」、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省警務

<sup>4</sup> 圓明，即楊鴻飛，蘇北人。系南亭法師在上海青蓮庵的學生，曾為白聖法師在上海靜安寺時的同事。他赴台灣後，追隨著慈航法師。圓明曾在日本留學，受到日本佛學的某種影響，寫了些介紹或翻譯日本佛學的文章，主張改革佛教，在《覺生》（台中出版）上發表；《海潮音》也登過其一、二篇譯稿。他所說的與長老的傳統理念不合，因而被人藉口向印順發難。

<sup>5</sup>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69。引自《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以下皆同。

處、各縣市政府，以表示中佛會的協助政府。於是，印順導師不得不忍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其實有人就非置其死地而後快！「傳說（印順著）《念佛淺說》被『少數教徒』焚毀，也就是那個時候。」<sup>6</sup>

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現代禪」同仁在充分肯定印順思想的積極意義基礎上，也對他們所認為的印順導師說得欠妥的論點進行了批判。台灣佛學界多人起而捍衛印順及其人間佛教思想，印順本人也作了回應。<sup>7</sup>這本屬於正常的不同意見爭議，但後來不免走向了意氣之爭，大陸某法師更借題發揮，跡近對印順導師謾罵，使爭端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幸虧李元松老師皈依了印順，及時消弭了無謂的意氣之爭。2000-2003年，在台灣，如石法師又從藏傳佛教立場出發，對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發起了「批判」，<sup>8</sup>這一「批判」所爭論的核心問題，即大乘佛教的「神化」，與2016年部分大陸佛學界、佛教界人士（有很少的台灣學者參與，但他們的論文以正面肯定印順導師者為多）發起的所謂「批判」相近，<sup>9</sup>但大陸人士論文之數量雖多，其學術品質且遠不及如石法師，而謾罵倒充斥筆端。

其實，這些年所有對印順導師個人的攻擊，其矛頭所向是人間佛教在海峽兩岸的提倡，是對人間佛教雄踞佛教佛學界主流地位不滿的一種發洩。君不見，在兩岸還有流布廣泛的許多傳言，如說慈濟功德會只有慈善，丟了佛教；人間佛教只有人間，丟了佛教；佛教重視「人間」就

---

<sup>6</sup> 釋印順，《〈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動向〉讀後》，《華雨集》第5冊，頁104。

<sup>7</sup> 釋印順，《〈我有明珠一顆〉讀後》，另可參見李元松、溫金柯、楊惠南、江燦騰相關論著，文多不贅。

<sup>8</sup> 釋如石，《現代大乘起信論》（南投：南林出版社，2001年）。

<sup>9</sup> 佛教義學研究會，《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論文集》（無錫：惠山寺，2016年10月）。

是被「世俗化」等等，不一而足。

## 二、人間佛教一向遭受非議與攻擊之實質原因分析

所有這些不滿的發洩，筆者認為應該區別對待，發洩出來讓公眾看到比壓抑著不發好，在公開場合發洩比散佈流言好，至於謾罵、暴力等等根本不值一提。當然，他們必有導致其不得不發的實質原因。太虛曾經預期：「我為發揚中國佛教，改革中國僧制，使佛教受到廣大人群的信奉，自不免有損不願改進的傳統佛教者的名位，（他們）對我或有不滿的表示。但我自信在我死後百年，佛教僧俗都會想念我太虛，認為太虛為佛教（的著想）是對的。」<sup>10</sup>至今太虛圓寂剛滿七十，海峽兩岸以致海外華人佛教僧俗，都無比地想念太虛，而曾攻擊太虛的那些人們都早已沉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但太虛對人間佛教的提倡「有損不願改進的傳統佛教者的名位」的分析無疑是正確的原因之一。然而這只是對他們的動機分析正確，在弘法成效方面，人間佛教寺院、教團其實已逐漸無須跟他們爭「名位」，爭「地盤」。換言之，人間佛教已經為佛教展現了無限廣闊的新時空，即開闢新領域，吸引新信眾、新人才。

以往，兩岸社會對佛教的普遍認知大抵如李新桃（即慈莊法師）所說「佛教是阿公阿婆的迷信」，<sup>11</sup>出家是因為在世俗生活中碰到挫折後才看破紅塵，而寺院則是厭離社會避世修行的場所。如今有些出家人與佛教徒也仍然如此，但人間佛教開闢的佛教文化教育事業、大規模的社會慈善公益事業、遍佈全球的佛教傳播事業、深入社會的社區豐富多彩的

<sup>10</sup> 釋太虛，《對大師學生會籌備員之訓勉》，《太虛大師全書》第35冊，頁129。

<sup>11</sup> 符之瑛，《薪火：佛光山承前啟後的故事》（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頁48、49。

活動、化解現代生活帶來的煩惱的心靈指引等等，相對於傳統佛教的局限而言，都是新領域。人間佛教的信眾再也不被限於阿公阿婆的信仰，郭文般教授依據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1994-2004)三波統計資料分析指出，在台灣與城市化進程相應，取代民間信仰居於社會主流地位的已是佛教。在佛教徒中，相對比重最高的是企業主和專業管理人員。這正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所謂「現代的合理的企業經營的體現者階層」。<sup>12</sup>在大陸，佛教信眾也開始涵蓋各行各業、各個年齡層次。當然，人間佛教也吸引了來自各行各業的新人才，有大學畢業文憑、取得碩、博士學位的不計其數。如果說在中國近代史上，以太虛大師為代表的佛教「新派」與保守派之間還免不了爭地盤、爭信眾、爭人才的話，那麼，當代人間佛教教團雖然也包容曾經保守的佛教徒，接納已維持不下去的舊寺院，但其活躍的領域，其主體成員的構成，其骨幹隊伍的培養，都與傳統佛教模式迥然有別，人間佛教的蓬勃發展由佛教新時空的開闢而來。當然，在固守傳統者看來，在淨資的籌措方面好像是人間佛教大教團成了「吸儲機」，使他們募資難。但為什麼他們不能反思自身原因，改用適應現代社會的手法呢？筆者也為固守傳統的寺院衰落感到難過，不少小寺院 90 歲的老法師帶著 70 歲的信徒，後繼無人，卻還在苦苦支撐，他們對佛教也是有所貢獻的，佛教傳統中也蘊有精髓，需要守護……。

印順導師講：人間佛教與固守傳統模式者在「思想上的差異，才是根本原因所在。」<sup>13</sup>是的，正是思想差異，使後者難以開闢「新時空」，難以採用新手法，遭遇著困境，卻表面地把原因歸結到人間佛教對其之

<sup>12</sup> 郭文般，〈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階級分析〉，《兩岸宗教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2009年)。

<sup>13</sup> 釋印順，〈為自己說幾句話〉，《永光集》，頁 263。

「擠壓」上。可以說，絕大部分囿於傳統者都是思想問題，或出於無知，或出於不夠瞭解，或出於某一宗派、學派立場，才把自身與人間佛教對立起來。而人間佛教並非居於佛教各宗派之外的特殊教派，在思想上啟發、引導他們轉變，是人間佛教倡導者與擁護者的責任，當然這也需他們自己有所覺悟。

### 三、百年人間佛教之重要歷史教訓與對待批評之回應考量

根據上述原因分析，人間佛教提倡者、擁護者應該如何對待反對者中不時就有的傳言，以及時隔幾年、十幾年就會發動的反對聲浪高潮？百年來也已可總結出重要的歷史教訓，即是，只要正確且有分寸地區分應對，那麼，這些恰是推動人間佛教向上提升的「逆增長緣」，激發著被「批判」者該做什麼就更努力地去做。

太虛大師有團結保守人士共事的良好願望，但他當年或許難免的最大失誤就在把自己很多寶貴的時間、精力被迫化在與佛教界的保守勢力糾纏方面。印順導師在上世紀 50 年代已開始吸取教訓，他總結說：保守勢力攻擊他，表面是為某一藉口發難，實際是「為了善導寺，<sup>14</sup>對付子老（即李子寬），就非先對付我不可。如我倒了，子老維持善導寺的局面，也就非成問題不可。這是長老法師們對付我的深一層意義。」<sup>15</sup>所以，印順導師為了不再浪費精力於與保守勢力無止境的糾纏，以免最終兩敗俱傷，他寧願辜負李子寬的好意，最後還是放棄了善導寺住持一

<sup>14</sup> 台北首刹善導寺是太虛弟子李子寬在孫張清揚的支持下，為了使其成為弘揚人間佛教的道場，出資從當局手裡贖回的。

<sup>15</sup>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78。

職，開拓了建立慧日講堂與福嚴精舍，外弘內修的新路。這些都離不開「逆增長緣」激發。星雲大師也在同一「逆增長緣」激發下，「認為要透過『佛教會』的力量來革新佛教，這個夢想不容易實現，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於是我開闢了佛光山，從教育開始辦起。」<sup>16</sup>善於吸取當時事實教訓（對後代而言是歷史教訓），這是當代與近代高僧大德之間的最大區別。

印順導師這麼做，絕非逃避。他當年對待傳言的做法是多次公開地講經說法，「我這麼做，只是表示了：印順（暫時）還在善導寺，還在宣講佛法；我以事實來答覆謠言。」<sup>17</sup>這一對待反對者慣常使用的散佈流言的做法，值得借鑒。

那麼，太虛抱著良好願望，努力以自己的言行消除聽信流言的不明真相者誤解，甚至爭取曾被唆使去打人的懵懂者的做法是否錯呢？從長遠眼光看，也沒錯，甚至對大部分並非主謀而是被捲進來的人們而言，也相當有成效。如釋善因誤聽流言，抱著懷疑的態度去聽太虛講經。一場法會後，他對太虛的誤解冰釋，並寫信給有同樣誤解的同道說，他仔細觀察了太虛的行為和與太虛來往的各居士的品德，覺得並沒有什麼像傳說的那樣違背佛教戒律。他說自己與各位居士同住多天，感到居士們一點不肯放鬆修行，這連僧人中也不多見。他勸同道不要聽信謠傳。再如太虛在漢陽歸元寺講《圓覺經》時，也有許多來自湖南、湖北、江西的僧人本抱有成見，親自聆聽太虛講經後才改變了看法。當然也有偏見較深，與太虛晤談後仍未消除的人，如許圓照居士。他比太虛大十歲，一向不滿太虛，並曾傳佈流言，面見太虛後也只認為太虛比以前大有進步。直到他親見太虛圓寂所化舍利，並看了太虛弟子茗山的悼念文章才

<sup>16</sup> 釋星雲，《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頁 255。

<sup>17</sup>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75。

相信太虛是位活菩薩，並且深自懺悔。總的來說，聽經或晤見太虛後由不滿轉向敬仰的佛教徒當不在少數。又如在金山改革時，因反對太虛籍金山寺辦學，受青權法師唆使去帶頭打人的霜亭法師，後來吸取了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門在鎮江、揚州地區推動的「廟產興學」的教訓，也親眼看到太虛赴該地區，利用自己的聲望，講經說法，扭轉了佛教在當地士紳中的社會印象，使他們不再支持當局所為。由此，霜亭法師不但轉變了對佛教辦學的看法，還親自送其法孫震華去鎮江玉山超岸寺佛學社、夾山竹林佛學院求學，而震華法師任教竹林佛學院後，接納了太虛鍾愛的弟子福善，加以精心照顧。震華法師出任上海玉佛寺住持後，更將福善法師作為接法人栽培。1946年，太虛回到上海駐錫玉佛寺，系結於這段佳緣。當然，這也是太虛長期播種的結果。那時日本剛投降，收復區各地佛教徒即紛紛發出函電，向太虛致敬，要求在他的領導下重建佛教組織。他駐錫玉佛寺，當時是也永遠是該寺榮光。由此可見，大多數暫時不贊成人間佛教的人們之思想是能夠轉變的。

當然，由於現代社會的多元性質，固守傳統的佛教模式依然會佔有一席之地。雖然在台灣已不存在保守與激進兩派，但中國大陸由於地域廣大，在內陸與山區，傳統農業社會的保守性仍會頑強地表現出來，人們往往一邊享受著改革成果，一邊非議思想家、改革家本人，映射在佛學界、佛教界，那就是依然有人公開或隱蔽地對人間佛教抱有成見甚至敵視態度。這次「批印」「研討」會在大陸舉行並非偶然。然而，讓他們說去吧！人間佛教倡導者與擁護者不但自身更努力，也樂見不同佛教宗派發揚自身宗風的努力，取得更大成就！

## 參考文獻

### 一、專書

- 江燦騰，《當代人間佛教思想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
- 佛教義學研究會，《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論文集》，無錫：惠山寺，2016年10月。
- 符之瑛，《薪火：佛光山承前啟後的故事》，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
- 黃夏年，《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正、補、三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中國書店，2006、2008、2013年。
- 鄧子美、陳衛華，《當代人間佛教傳燈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
- 鄧子美等，《當代人間佛教思潮》，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
- 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台北：善導寺，1980年。
- 釋印順，《太虛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 釋印順，《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釋如石，《現代大乘起信論》，南投：南林出版社，2001年。
- 釋星雲，《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
- 釋星雲，《星雲文集》電子版，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4年。
- （美）維茨，《中國佛教的復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二、論文

- 郭文般，〈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階級分析〉，《兩岸宗教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2009年。

### 三、雜誌

- 文傑，〈太虛大師在重慶〉，《寧波佛教》1995年第4期。